

入梅了。

昨夜风癫雨浪，筑在护城河畔的小区飘摇如砧板。站在六楼阳台上，雨风呼呼过窗湿人衣，望见灯影里七彩的水晃晃漾漾，迅疾淹没宽阔的河床，轰击堤坝，岸柳的枝条像从前巫观做法摆荡发丝，雷声殷殷，闪电的蓝色鞭子不停抽打着远处高耸的楼宇。脑子里忽然蹦出《尚书·周书·多士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我有周佑命，将天明威，致王罚，敕殷命终于帝。”我成周国运有上天护佑，奉着上天圣明而威严的旨意，用王者的诛罚，代表上天终结你殷商的命数。

古人敬天畏地，心中有神明，风雨之时尤其谨言慎行，不似今人大多无所畏惧。想起幼年时，每逢雷雨天，家祖父必然严厉训诫小孩子，不可乱说话，不可乱顽皮，不可顶撞长辈和尊者，尤其不可谩骂老天爷，否则会遭“雷打头”。乡间偶尔有老树被雷拦腰劈断，也偶尔有人遭雷击而死，本是偶然事件，乡人以为是天罚。童年时的记忆和接受的教训是生了根的，至今雷电交加之日，我都如履冰临深，尽量噤声，凡事轻手轻脚。

天地之间纷乱嘈切，如同牧野之战的古战场，燥热的心被风一吹雨一泼，却渐渐安静下来。漫长的黄梅天，是炎帝与雨师纠缠斗法的日子，非湿即热，多数时候又湿又闷热，即使坐着不动，身上也汗津津油腻腻，腌臢如同刚刚从下水道里钻出来。最惬意，莫过于风雨大作的夜晚。

良夜不可辜负。默数平生，自信并无过大恶，会招惹雷公电母来执行天罚，心中于是安泰。前人笔记反复说，信徒常念《金刚经》，可得黑脸金刚护持，如此如此，则读书人常读古今书，也可得神明加持。于是临窗从容品茶，听越剧，温习唐人传奇《游仙窟》。

年少时读过的书，隔了一二十年，内容早已淡忘，而今再读，陌生一如初见。细品传奇中张鹞、崔十娘、崔五嫂这一男二女，在积石山石窟仙境中，由山中偶遇到相识相熟，由相互调笑揶揄到颠鸾倒凤，情态放荡挑达，蜂蝶莺燕满眼，艳声浓语盈耳，以为初唐男女之间的情事，也如这个季节的黄梅雨，癫而浪。

作者张鹞博学多才，以词学为当时所重，声名远播外国，人称青铜学士，青钱万选之意也。他的笔记小说《朝野僉载》，是我的床头书。《新唐书》本传又说“他恣荡无检，罕为正人相遇”，由《游仙窟》可

知评语不诬。他以本色之我作小说家言，与崔氏姑嫂二人演绎这一段香艳传奇，杯盏交错之间，甚至说出“为性贪多，欲两花俱采”这样无遮无拦的话来。才华漫溢之外，此人的确是风月场上的渠帅，也足见唐朝风气开放的程度。

年少时懵懂，好读书而不求甚解，再读《游仙窟》，才发现小说典雅的诗句里，竟然暗藏着许许多多的房闼之语、孟浪之言、幽隐之意，活脱脱一幅唐人深闺秘戏图，非经人事者不解其中意味。又发现，张鹞所谓的游仙窟，其实并非是游于仙人之窟，那仙窟事实上是青楼或者勾栏瓦肆。

陶渊明当年说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世间如我这般囫圇吞枣的读书人，常常用这话来宽解、搪塞自己，原谅自己的浅薄与懒惰。其实五柳先生是个顶顶较真的人，由其一生行事可知。他读书从来都是求甚解的。他真正的意思是后面一句，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书读到会意，读到欣然，读到忘食，是高阶境界，并非人人可以抵达，也并非时时可以抵达。

风雨消暑气，书卷长精神。

越读越觉得精神饱满，毫无睡意，于是又读珍藏多年的《临川四梦》，并与四梦剧本的前身唐人和明人的传奇小说相参照。

从前年轻，看戏看热闹而已，读戏文常一目十行不耐烦，而今飘荡人间已然半生，再看戏读戏文，常有庄周梦蝶的梦幻之感，以为戏中有我的前世，戏中有我的今生，我早就生在古人的戏文中，也活在古人的戏台上，此身非我，此身是我。以看戏作比，所谓共情，就是看戏时，看见了比镜子里、现实里更真切的自己。这些年的闲暇，歌听得少了，戏听得多，尤其爱听昆曲和越剧，像一个穿长衫留长辫戴瓜皮帽子的遗老。这种遛鸟听曲谈旧事的遗老作派，早先曾是为我所不屑的，现在却甘堕入彀中。祖父暮年，常说“一岁年纪一岁人”，现在想起来，话里的滋味是繁复多重的。

注意到扉页上有一幅汤显祖的画像。画像中的汤显祖，细眉眼，山羊须，身着宽袍，头戴浩然巾，双手笼在袖中，谦谦如良玉，讷讷若草木。细读题款：“若士先生小像，道光戊戌初夏江都陈作霖敬摹。”这个陈作霖是清朝同治年间进士，后任兵部主事，江西人。他临摹的汤显祖画像，是存世的唯一一幅汤公像。这幅画像后来不知为何



月光城 散文

梅雨天的书

储劲松

落到俞平伯手中，平伯先生宝爱之，作画像赞一篇，并请雪斋先生恭敬题写于画上。这个雪斋，号松风主人，系清道光帝旻宁后裔，以书画名世。其词云：

“前情澜儒侠，通玄礼乐苑，明灯藉此传。临川先生曲家巨擘，其四梦传奇，芳菲徘徊，情文相生，昔人评为情侠仙佛，微旨参乎天人，固不仅文章之美，声誉之盛也。溯其生年，当明嘉靖庚戌，为公元一五五零，迄今四百载。而画帧流传，其胸怀高骥，犹堪仿佛。谨赋偈句以志景行之怀。德清俞平伯题，雪斋书。”

汤显祖少有才名，在生时即为名公，抨击明朝万历年间官僚腐败的《论辅臣科臣疏》一文，曾名动天下，戏曲创作特别是四梦传奇，为中外戏剧艺术珍品。王思任当年评价说：“《紫钗记》，侠也；《牡丹亭》，情也；《南柯记》，佛也；《邯郸记》，仙也。”也就是俞平伯所作画像赞中说的“情侠仙佛”。事实上，四梦不单单是说梦，说残梦，也都是言情，说世间万水千山万事万物万人万般总是情，如汤显祖本人在《牡丹亭记题记》中所言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以死，死而不可以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非至情至性之人，不可以赋诗填词作文章，不可以写剧本，勉强写了，也是俗物。

俞平伯对汤显祖可谓推崇备至，谓之执灯者、曲家巨擘，赞语也写得风雅好看，有婉转不尽一往而深之意，是一等一的好文章，与雪斋的字也珠联璧合。早先读四梦时，不曾留意到这幅画，也就更不会记得有这篇赞了。据说，这幅画像如今悬挂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大厅中央，汤显祖在遂昌作过几年知县。他年若去丽水，当拜一拜汤公，亲眼看一看东方莎士比亚的神像。

一夜风雨时大时小，梦中人物飘飘忽忽，似仙似魅，似啸似歌，似癫似痴，似在山林似在戏台似在人间似在天上。梦中我起舞弄清影。

今日周六，风已息，雨渐细，窗外肥绿瘦红，清景无限。幸喜无事，吃过早饭，开始这段时间的日课，读《周易》。

古书难读的多，以《周易》为最，虽自信有些古文基础，好些年来仍然不敢问津。每每起意，翻开第一页就打了退堂鼓，从没见过天书，《周易》怕就是天书了。真正激发我阅读兴致的，是外力。好几次

在酒桌上，遇见不同的高人，据说他们都通《易经》，天上事知一半，人间事晓全部，其中还有一位是盲人。看他们貌不惊人，言语也与常人无大差异，姿态却颇有些高深莫测，视人如无物。于是发起狠来，钻进六十四卦里。一开始一周研读一卦，仍倍感艰难，后来渐渐能三天一卦，一天一卦。虽然也不过是盲人摸象，但思之思之鬼神通之，以为也能略通大意了，也明白了这《周易》和那算卦者口中所谓的《易经》，一哲学一卜筮，根本就是两回事。

古人说，玩味《周易》，是君子的修身处世之道，既可以明理，又可以避凶趋吉，所谓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”。读《易》多日，知其非虚词也。

今日读到《兑卦》，卦辞是“兑：亨，利贞”。《兑》卦象征欣悦：亨通，利于守持正固。见孔老夫子在《象传》中解释卦辞道：“丽泽，兑；君子以朋友讲习。”两泽交相浸润，象征欣悦；君子因此欣悦于良朋益友相互讲解道理、研习学业。

忽然想起夫子《论语·学而》里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。脑子里一通雷鸣电闪，一下子醒悟过来，原来夫子所称道的“朋来之乐”，并不是老友久别重逢，一起言笑、痛饮、嬉游、声色丝竹之乐，而是说同门学子睽违相聚，一起讲习、研讨、互窥学问之门的欢悦。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这话连三尺童子也是熟知的，其真正意思，我却误解了数十年，对着书，不禁一时惭愧，一时又喜乐。过去读《学而篇》，似乎也曾有过片刻疑惑，为何专讲学业的这一节，中间要来这么前后不搭的一句。其实通读其前后句多遍，自然明白这句说的还是求学、游学、访学和互参。

张岱当年在《夜航船》序言中说：“天下学问，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。”其实难对付的学问，岂止夜航船中。夜航船中的僧人对高谈阔论而腹中空空的学子说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”读书，越往深里读越往广里读，我的脚却是越来越蜷缩，越来越不敢伸直了。见多识少，见得越多，越发现自己所知甚少，学问之府如渊深似海博。

书要读得熟，文章要写得生。

生和熟，就像《周易》深藏的阴阳消长、谨始慎终之理，知易而行难。

梅雨初来，梅子熟了，河边的毛桃仍是生的。